

徐剑梅

莉莉·玛莲，唇齿之间，爱恋、缠绵。

如今，这首歌鲜为人知。但70多年前，从陆地到海洋，德国兵唱，意大利兵唱，英国兵唱，美国兵唱，俄罗斯兵唱，仅歌词就有40多种版本。

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全世界传唱最广的战地歌曲，没有之一。

“兵营门前有一盏路灯，就在路灯下初次遇上意中人。我多么希望能再相见，亲密偎依在路灯下，我爱莉莉·玛莲。”

我俩的身影重叠在一起，人人看得出我们相爱这样深。你看多少人羡慕我们，亲密偎依在路灯下，我爱莉莉·玛莲。

换岗的号声催得催得紧，我要赶回去又要分开三天整。在临别时候难舍难分，多么希望常在一起，和你莉莉·玛莲。

路灯也熟悉你的脚步声，让我怎能忘你的笑容和倩影。假如有一天我遭不幸，还会有谁在路灯下，等待莉莉·玛莲。”

这本是一首小诗。作者名叫汉斯·莱普，德国汉堡人，小时向往出海冒险，长大后在一家男童学校当美术老师。1914年夏，一战爆发。没多久，莱普应征入伍，数月后被选送柏林参加军官培训班。诗写在次年柏林的一个春夜，然而并没有春风沉醉。

《二战士兵之歌》一书引述莱普的回忆说，那是1915年4月3日深夜，柏林春寒料峭，他在军管侧门站最后一班岗，刺骨的风里，一名军官向他训话，而他却看着当护士的女友玛莲经过军营去上夜班，一双高跟鞋踩得咔嚓咔嚓击着雨水打湿的地面，身影像在昏黄的路灯里，他感到一种很深的、单纯的渴望，脑子里回荡起当时流行的一首伤感歌曲《细雨和春日甜蜜的呼吸已从柏林城外的公园传来》。

莉莉是另一个姑娘，真名叫贝蒂，是莱普女房东的侄女。莱普管贝蒂叫“莉莉”，因为这个健壮结实的姑娘常在地家后院里喂鸡，让他想起歌德的诗《莉莉的动物园》描述的情景。歌德有过一位未婚妻，名字就叫莉莉；《浮士德》中，也有位名叫莉莉的女郎。

莉莉、玛莲，两个年轻姑娘的名字，唇齿缠绵吐出青春妩媚的呼吸。

玛莲是莱普的情人，莉莉和莱普同屋战友相恋。战争瓦解了战前社会的保守风气，两对恋人都抱着及时行乐的想法。女房东干预莱普和玛莲过于狂热时，整天在战地医院护理伤兵的玛莲就回答：想想吧，明天可能发生什么？女房东于是沉默。1915年的柏林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进入第二个年头，街巷里已常常见到截肢或盲眼的伤员。

结束这最后一班岗，莱普回到住处并未立即上床睡觉，而是伏案写下这首小诗。一两天后，他便奔赴喀尔巴阡前线与沙俄作战。

一战被称为人类绞肉机、屠宰场，但莱普幸运生还，回到家乡，出了一本薄薄的诗集，收入这首小诗。他这一辈子，就因为这一首诗出名。写这首诗时，德国还有皇帝，他身上的，还是普鲁士军服。

诗集并没有引起关注，但这首诗被选进了一本年鉴。20年后，一位年轻作曲家无意中在年鉴里看到这首诗，为它谱了曲。又过一年，一位刚刚离岗，靠在酒吧驻唱谋生的女歌手灌制了唱片，总共卖出大约700张，没有任何乐评家注意。这是1939年，初秋的时候，纳粹德国入侵波兰，一战的噩梦还盘旋在欧洲人的脑海，更惨烈的二战又打响了。

1940年，德军攻克贝尔格莱德，占领了市广播电台。这是纳粹德国最辉煌的时期，四处凯歌高奏，俨然不可一世。其实，乌云已开始慢慢向他们头顶聚拢。

在贝尔格莱德电台的播音室，一个落满灰的木箱最底层，德军发现了一张唱片，封套上写着：《莉莉·玛莲》。

那个地方，那个时间，那个旋律。命运的齿轮，重重叠叠的偶然。唱针开始转动。

一个个孤单，暗黑的夜晚，在大西洋的战船，在北非的沙漠，在意大利山区，无数侍着枪械的年轻士兵默默聆听一个沙哑、性感、苍凉、温柔的女性声音，唱着火热的思念，唱着青春的相遇与离别。

然后，从贝尔格莱德，到柏林、伦敦、莫斯科，《莉莉·玛莲》被相似的成熟女性的声音用各种语言演绎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跨越敌对的战场，战场上最流行的一首歌。

战争巨轮碾压之下，亿万条人命血肉模糊，齑粉尘埃。这首歌，只是历史烟尘深处，因为寄寓无数年轻人深深、单纯的渴望，偶然绽开的一朵很小的花。

战后，人们询问原唱歌手，这首歌为什么会这么红？

她反问：风能够解释它为什么会变成风暴吗？1945年，有过一部专门描述这首歌传唱过程的纪录片。

1981年，有位德国导演拍了一部同名电影，被选进当年奥斯卡最佳外国影片奖，但没能获得提名。

几年后，在北京一所大学里，举办了一个规模小小的德国电影节，放映了这部配着中文字幕的电影。

一切离别都是必然，而一切相遇却都是偶然。其实并不能预知，究竟什么样的相遇和离别，最终会在生命里刻痕。

以为会记得的，大部分已忘掉；以为会忘记的，却发现至今记得。比如，莉莉·玛莲。

它曾是全球传唱最广的战地歌曲

一首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民歌，演绎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变迁

# “56岁”的《乌苏里船歌》，仍在传唱

本报记者李凤双、管建涛、王建

在我国东北角有一条绵延800多公里的河流，她的名字叫乌苏里江。江边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渔猎民族——赫哲族。

1962年，一首反映赫哲族生产生活变迁的《乌苏里船歌》唱响大江南北，一度“妇孺皆知”……乌苏里江水长又长，蓝蓝的江水起波浪，赫哲人撒开千张网，船儿满江鱼满舱……

这首地域特色浓郁的民歌传唱之久、影响之大，超出很多人的意料，甚至从一开始就走出国门，很快就走向世界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这首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国际音乐教材(亚太地区)。乌苏里江水奔流不息，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赫哲生活又露新颜，从阴暗潮湿的地窖子到宽敞明亮的联排别墅，从没日没夜的奔波渔猎到特色鲜明的旅游产业，赫哲人脱贫致富走上幸福路。

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近《乌苏里船歌》词作者胡小石，面对面聆听他重温江船上的渔歌，深入乌苏里江畔的赫哲族，畅想新时代的乌苏里船歌。

## 从事音乐创作，其实是个“意外”

出生在江南水乡，“意外”来到黑土地；学的是中文，“意外”进了哈尔滨歌舞剧院

初冬，哈尔滨已下过第一场雪，晚上气温降到零下10摄氏度。胡小石虽然年近八旬，但身体硬朗、思维活跃，经常顶着严寒到户外散步。

《乌苏里船歌》唱红的时候，胡小石刚刚20岁出头。

“现在虚岁79了，农历7月份生日，四舍五入就是80后。”胡小石笑谈。

他出生在江南水乡，成名却在“神奇的黑土地”。

胡小石从事音乐创作，其实是个“意外”。

1940年，胡小石出生在浙江省平湖市，“但月科里就搬到江苏省扬州市姥爷家了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都是在扬州上的。”

胡小石的姥爷早年曾在日本留学，在当地算“文化人”。

小时候，胡小石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的兴趣。“大概六七岁时，姥爷送给我一把琴，慢慢地，线谱、简谱我就都认识了。”胡小石说。

但胡小石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，与音乐关系不大了。他的大学并没读完。

1959年，胡小石离开扬州北上，来到黑土地，投奔因为参军来哈尔滨工作的姐姐，准备在这里再考大学。

来到哈尔滨后，胡小石就住在姐姐家的楼里。

“我平时比较喜欢音乐，就用竹子做了一个管，模仿乐器黑管，在姐姐家的大阳台上吹着玩。”胡小石说。由于是自制乐器，不在乐队的编制里，声音就与一般乐器不一样。

这个不一样的乐声，吸引了一些路过的人，其中就包括原哈尔滨歌舞剧院的乐队指挥。

“有一天，听着有意思，这个乐队指挥就顺着音乐上楼找到了我。”胡小石说，“听了我对自己的介绍后，他就让我到当时的哈尔滨歌舞剧院看看。”胡小石没想到，这一看，就被“看上了”。

来到哈尔滨歌舞剧院后，胡小石当场接受了面试，展示了几种乐器，效果都不错。

“当时哈尔滨歌舞剧院院长就告诉我，你留下吧，就在我们剧院工作。”谈起这段经历，胡小石仍面带难以相信的表情。

就这样，胡小石没再考大学，而是通过“特招”，阴差阳错来到了哈尔滨歌舞剧院。

## 看上去很累的“苦活儿”

### 是日后成功创作之基

刚到哈尔滨歌舞剧院工作头3年的艰苦采访、创作历练，为日后创作《乌苏里船歌》打下了基础

很多歌曲都有“前奏”，初到哈尔滨歌舞剧院的工作，也可以说是胡小石创作的一个“前奏”。

在哈尔滨歌舞剧院工作前，胡小石几乎没离开过学校，缺乏生活经验。

胡小石虽然有文学基础，懂些乐器，但对舞台不了解。于是，到哈尔滨歌舞剧院工作的头3年，胡小石被安排的工作是乐器演奏委员。

当时，哈尔滨歌舞剧院的团队经常到全国各地演出，胡小石也跟着去，学习舞台经验。但胡小石出去演出时，还有一个看上去挺累，却对之后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“苦活儿”。

那个时候，每到到一个地方演出，剧院的“舞美”人员都要提前去“采点”，布置舞台设计等工作。胡小石每次也要被要求和“舞美”一起出发，提前赶到演出地点“采访”。

“主要是提前两三天到，采访当地的好人好事，然后按照故事情节、是否适合舞台表现等要求进行筛选。把筛选出来的好人好事写出来，等剧团大队人马到了以后，第一场演出就演当地的好人好事。”胡小石说。

这种采访、创作的工作虽然很苦，但对胡小石的锻炼很大，“心热不怕夜风吹，摘来繁星网上缀”。

谈起这段经历，胡小石至今仍心怀感激：“没有那三年的历练，创作不出来《乌苏里船歌》。”

胡小石将那段经历称为“打快拳”，大意是创作的都是些短平快的作品，练练手，真正流传下来的作品少。

“但那几年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，让我懂得了如何在生活中找题材，怎么提炼升华舞台主题，积累了很多经验。”胡小石说。

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，胡小石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。(2018年10月24日摄)

摄影记者马知遥



上，给狗也喂鱼。

因为《乌苏里船歌》，更多人知道了赫哲人。在赫哲族的采风生活，也改变了胡小石。

“我去赫哲族前是不会喝酒的，但赫哲族人大都会喝酒，几个月里我就学会了喝酒。”胡小石说，每次回到赫哲族，总要小酌几杯。

## 还未在国内正式演唱

### 《乌苏里船歌》先出国门

词曲作者磨了数月，为第二届“哈尔滨之夏”准备《乌苏里船歌》，却遗憾错过

每年渔汛，赫哲人都会提前做好各方面准备，“莫等渔汛把人催”。

创作《乌苏里船歌》时，在胡小石下乡采风之前，曲作者之一汪云才已经沉到赫哲体验生活。

据胡小石介绍，汪云才的主要目的是为话剧《赫哲人的婚礼》配乐。

汪云才在赫哲族地区待的时间更长，采集了很多赫哲族民歌。由于赫哲族只有语言，没有文字，有些歌只剩下一两句，也都被采集了。用胡小石的话说，汪云才“把赫哲族的音乐遗产一网打尽”。

正是这些前期的采风、积累，为《乌苏里船歌》的最终创作，奠定了基础。

当时郭颂、汪云才、胡小石都在哈尔滨歌舞剧院工作。其中，胡小石在民族乐团，汪云才在交响乐团，郭颂在合唱团。

回到哈尔滨后，三个人就根据采风情况，不约而同地把新歌焦点集中到赫哲族身上。

“当时我们商定，我先把歌词拿出来。”胡小石说，先拿出来的歌词是五段版本，后来定稿时候是三段。

据胡小石介绍，郭颂要求特别严格，特别是对自己将要演唱的歌曲，不断挑毛病、提要求。“有时候一天定了，第二天又变了。三个人在一块讨论，经常争得脸红脖子粗”。

一共改了多少稿，胡小石已经记不起来了，总之三个人一有空就在一起研究。《乌苏里船歌》前后磨了两三个月，最终确定下来。

定下来后，距离第二届“哈尔滨之夏”还有一段时期。这时，郭颂恰好被派到日本等地演出。郭颂就把还没有在舞台上正式演出的《乌苏里船歌》带走了，准备演出间隙推敲推敲。

没想到，这一去就是好几个月。《乌苏里船歌》也因此错过了第二届“哈尔滨之夏”音乐会。

## 《乌苏里船歌》唱红时候

### 词作者竟不知道

半个多世纪前，遍布各地的广播是重要的通讯手段，很多人也是因为广播知道了这首歌

“创作《乌苏里船歌》的初衷是为了歌颂伟大时代，歌颂党。”胡小石说，“赫哲人感谢共产党”。

走进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的赫哲族伊玛堪传习所时，悠扬的歌声一阵阵地传来，吴桂凤正和学员们练习赫哲族原生态歌曲《狩猎的哥哥回来了》。

年过六旬的吴桂凤依旧精神十足，她现在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传承赫哲文化。除了每周传习所讲授伊玛堪课程外，吴桂凤还利用三个微信群进行授课，定时发布授课时间和内容以及赫哲语的音译表。

眼见着赫哲族发生的新变化，胡小石专门为赫哲族创作了一首歌《口弦叮咚》。

口弦琴多为渔猎民族使用，是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经常使用的一种民族乐器，长度在10多厘米左右。到赫哲族去参观，常能看到口弦琴表演。

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，没有生活，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接地气。”胡小石说，只有从生活中去挖掘，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，才能出好作品。

2017年，胡小石召集了10余个词曲作家到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采风，其中不少人都根据采风题材创作了作品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要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，用心用情用力抒写伟大时代，不断推出讴歌党、讴歌祖国、讴歌人民、讴歌英雄精品力作，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。

## 一开始“不了解赫哲族”

### 后来“一头扎进赫哲”

之所以选择赫哲族作为创作主线，是因为这个民族的变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变迁

50多年前，很多人不了解赫哲族，甚至不知道“东方有个赫哲族”。胡小石下乡采风，也是辗转来到赫哲族聚居地。

1961年，第一届“哈尔滨之夏”音乐会举行，在全国影响很大。

当时全国还有两个地方的音乐会比较有名气，一个在上海举行，一个在广州举行。

“首届哈尔滨之夏虽然很成功，但也有遗憾，就是原创作品太少。”胡小石说，当时哈尔滨市有关部门鼓励有创作能力的人，到生活中去，到生产第一线去，捕捉灵感，多写一些好的原创作品。这是下乡采风的主要原因。

那个时候，还没演唱《乌苏里船歌》的郭颂，已经因为演唱《丢戒指》等东北民歌“出了名”。

“我们都在一个单位工作，郭颂资历老，也有名气，特意嘱咐我在下乡采风中多注意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。”胡小石说，这是下乡采风的另一个“任务”。

“出发前，我并不了解赫哲族，也没带着赫哲族去。”胡小石说。

赫哲族主要居住在黑龙江、乌苏里江沿岸，以渔猎为主。

“日军侵略遭到迫害，差一点就种族灭绝。”胡小石说，刚解放时，赫哲族只剩下300人左右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赫哲族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此后，我国又推行了一系列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，在生育、粮食供应等方面给予倾斜。他们盖起了房子，脱下了以往常穿的鱼皮装，学会了种地，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当时，赫哲族主要聚居地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、八岔赫哲族乡，以及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等地。这几个地方当时都归合江地区(主要指现在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)管辖。

胡小石到了佳木斯后，听说了赫哲族的故事，“当时就觉得这是个反映时代变迁的好题材，前后反差大，对比明显，是歌颂社会主义中国的好案例”。

于是，胡小石一头扎进了赫哲生活中。

## 为了一首未知的歌

### 下乡采风三个多月

深入到赫哲族生活的主要聚居点，与赫哲人一起打鱼，体验原汁原味的赫哲生活

体验赫哲风俗，少不了与赫哲人同吃同住同打鱼，看看赫哲人如何“撒开千张网”。

下乡采风第一站，胡小石就来到了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。这是赫哲族重要的生活聚居点。

来到当晚，胡小石就住进了乡里的招待所。“说是招待所，其实还是一个地窖子，非常潮湿，晚上还得用火烤被子。”胡小石笑着说。

胡小石自己也没想到，这一扎，就是三个多月。后来，胡小石又到了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采风，每一处都深入到赫哲生活中。

他与赫哲人同吃，同住，同劳动，跟着一起打鱼，很快就跟当地渔民混熟了。

胡小石住的地方距离江比较近，“那时蚊子多，一张嘴，蚊子都往嘴里飞。”

每到打鱼时，赫哲渔民就在江边的滩地上搭起窝棚。白天打鱼，晚上住在窝棚里，直到这个捕鱼季结束才回去。

那时候，粮食还比较紧张，胡小石和渔民交朋友后，渔民就给胡小石送鱼吃。

渔民送给他吃的鱼，并不是我们常吃的“熟鱼”，而是“生鱼”——“将新鲜的鱼切成丝，用醋一蘸，弄点盐拌一下，就能吃了，一次都送一大盆。”

如今，这道“刺生鱼”已经成为赫哲族的一道名菜。胡小石当时总吃这个，后来都吃“腻”了。

赫哲族的生活离不开鱼。

穿鱼皮衣服，吃鱼肉。为了让马上膘，还给马喂鱼。渔民回来时，很多狗也游过浅水到船